



绿野、夕阳、禅堂、岩石，构成一幅生动立体的春杪画卷。

伫立在双桂田园，背倚双桂禅堂，眼光不经意越过一片空旷田野，一处奇观赫然矗立——这便是梁平有名的“漏米岩”。

顺着双桂堂山门中轴线向西一点五公里，漫步田园景区，拐进村道，在碧绿清新的禾田间蜿蜒一公里左右，穿过一座院落，就到了漏米岩景点。从院落的一侧沿便道漫步，走过些许梯坎，来到漏米岩顶端。岩石是典型的渝东北红砂石，顶上长满灌木、苔藓，边上地间种了时令庄稼，它们浑然一体，和谐共生。顶端视野开阔，极目远眺，香火缭绕的禅堂尽收眼底。

走进漏米岩，就像走进了它的心房，过往那些怦然心动的神秘色彩渐次幻化脑中。

1 诫贪之岩

打第一次去游玩，紧邻西南禅宗祖庭双桂堂的漏米岩的故事，就从老辈子的口中，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相传很久以前，梁山（今重庆市梁平区）风调雨顺，人们丰衣足食。后来遭了匪患，地里庄稼颗粒无收，百姓纷纷外出乞讨。一日，一乞丐欲到双桂堂求佛，路过岩石，见岩下有缝便将就过夜。次日醒来，见身边行乞之碗中竟盛满白米，以为双桂堂菩萨显灵，嘴里感激地念叨：“菩萨保佑！”谢过之后，他发现，岩缝竟还在一颗一颗地往下漏米。有了这碗米，乞丐度过了一日。第二日醒来，他发现碗里又盛满了米。他十分感恩菩萨的保佑，遂引来附近乞丐共度患难。人们也纷纷赶来接米，艰难的饥荒得以缓解。

可在这群乞丐中，竟有人起了贪念。此人觉得每日只能接一碗米，太慢太少，暗地里琢磨起坏心思。一夜，他趁人熟睡，找来棍子使劲凿撬石缝，企图多漏些米下来。谁知石缝被撬大之后，一轮皎洁的月光径直洒入岩洞，众人被惊醒，借着月色看清了此人羞愧难堪的模样。而原本不停漏米的岩缝，从此再也没有漏下一粒粮食，百姓又重回四处乞讨的艰难日子。

老辈子讲完这个故事，生怕我们不懂，不忘附上一句：“这个故事警示人们凡事不能贪心，要知足常乐。”

后来走进双桂堂，还听导游讲了另一个版本，故事大同小异，只不过主人公换成了和尚。或许僧众们也需要开展警示教育，所以将民间故事引入了禅堂。

但不管是哪个版本，故事的内核始终没变，也影响教化了一代又一代的人。漏米岩这个名字，也因它的传奇故事，口口相传于民间。

2 官俗之名

漏米岩，是当地乡民代代相传的俗称。而它见于典籍的正式名称叫“漏明岩”，知晓的人并不多，还

- 一处地名为何竟有官俗两名？
- 这是普通地点还是另有渊源？
- 百年家族靠什么传世？

一罇风范映明岩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吴天胜

常常引发一番争论。

能说出漏明岩的人确实不多，需得有点古籍阅历才行。每每遇到这种情况，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假，总有人搬出厚重的志书来佐证。那是一本《清嘉庆梁山志》（校注），他们用蘸了唾沫的手指小心翻开其中一册，指着一行字念道：“漏明岩，县西南三十里，耸然特峙，罇甚洞明，对面视之，无有障蔽。俗传为漏米岩，恐误。”然后硬气地说：“你们自己看看，是不是叫漏明岩？”

众人将信将疑，面面相觑，可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写着，况且又是县志。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市面上很多读物是经不起推敲的，可一旦上了志书，真实性往往容不得虚假。

为进一步巩固认知，那人又打开《清光绪梁山志》（校注），翻到第二卷舆地志·山川，指着其中一行字大声念道：“漏明岩，县西南三十里，耸然特峙，罇甚洞明，对面视之，无有障蔽。如果还说不，那就是你们拌蛮了。”

众人哈哈一笑，满口应承：“你说得对，漏米岩就是漏明岩。”“不是我说得对，而是官方的志书有记载，它的官名就叫漏明岩。”说罢，那人又小心翼翼地装好几本志书，生怕这个官名会漏掉似的。

3 明岩之秀

经此人一点拨，人们的思路豁然开朗，记忆的闸门逐渐打开。“我老家有一处石构碑楼古墓能够证明。”一名年轻人打开手机，翻出几张照片给大家看。

照片中，是一处用巨型红砂石料仿官式碑楼建制的古墓，墓碑正中清晰镌刻：“皇清敕授承德郎、浩封奉直大夫唐公讳学陶，配范氏宜人合葬之墓。”

整座墓通体采用全石结构，取材规整、工艺精良，严格遵循清代川东乡绅官墓规制。墓体碑楼、匾额、楹联等核心雕刻构件，选用本地细腻致密的红砂石，质地坚硬、宜于镌刻，历经数百年风雨仍字迹清晰、纹饰完好，是清代品级墓葬的标志性形制。碑的正中高悬“明岩锺秀”阴刻匾额，笔韵端庄；两侧立柱阴刻墓联“他年同聚首，此地共藏形”，文字质朴厚重。

“这应该是座百年古墓。”带志书那人看过图片继续讲开，漏明岩作为清代马家场核心地标，山水相连、文脉相通，与川东名刹双桂堂渊源深厚。清代此地属双桂堂香火辐射圈层，乡绅祈福、宗族丧葬、地方公益多与寺院往来，古墓的选址堪舆、下葬仪轨、超度礼俗，皆留存着晚清梁山乡土社会的生活印记。

“这么有品阶的官员葬在这里，而且以‘明岩锺秀’作为匾额，至少有这么几层意思。”那人放大手机中的相片，让细节更加清晰：“第一层说明这个地方确实叫漏明岩，与县志记载相符。第二层是盛

赞这片山水钟灵毓秀，风光佳绝，既是宜居之所，也是宗族择选的理想安葬之地。”

听此一说，人们不断颌首，看看远处的漏米岩，又看看此人，期望他还能说出什么来。

4 传世之范

“这座古墓，正是我们唐氏的祖茔。”说话的人叫唐廷尚，六十岁左右，精明强干，世代居住在漏米岩下。他边说边从柜子里翻出几册族谱：“我也知道这个地方叫漏明岩。”说这话时，唐廷尚仿佛回到了童年，祖父牵着他的的小手，穿行在老宅院落之间，一遍遍讲述着岩山与家族的陈年往事。

清初战乱平息后，梁山田地荒芜、人口锐减。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年），朝廷推行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政策。康熙辛卯年（1711年），唐廷尚的始祖母杨氏，带领四个儿子从湖南永州零陵县门前塘千里跋涉，迁入梁山马家大冲。此地是往来双桂堂的必经要道，人流络绎不绝。此后家族开枝散叶，部分族人便迁居到漏明岩山麓定居。

自康熙、雍正年间起，唐氏族人耕读传家、勤勉营生，家族人丁日渐兴旺。至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，唐氏已是家业兴隆、支派繁多的地方大族。

传至入川第五代“国”字辈，唐氏一族人才辈出，文武兼修、德风昭著。据《清嘉庆梁山志》记载，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，唐国僖被选为岁贡；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，唐国柱亦入选岁贡。二人相继取得功名，成为家族科举路上的标杆。

同一时期，族中子弟各守其志，各展所长。嘉庆初年，川东白莲教起义爆发，战火蔓延全境，官府招募乡勇守御地方，唐国彝挺身而出，投身地方防务。据县志记载，当时一众地方贤达“或支应军需，或宣力戎行，无不奋勉”，唐国彝便是其中一员，筹措粮饷、领兵巡防，守护一方乡土。族人唐国枝则潜心儒学，修身治学，专心教导后辈，传承耕读家风。唐国樞、唐国杭等坚守诗书传统，以德立身，虽未考取功名，仍以儒童身份恪守家学。



双桂禅堂



双桂堂鸟瞰



双桂禅堂中轴线上的漏米岩

唐氏家族的优良家风，更在一众女眷身上得以彰显。唐国枝离世后，其妻陈氏青年守节，二十七载含辛茹苦，独力将幼子唐学陶抚育

成才，于咸丰七年（1857年）奉旨旌表，事迹载入县志。唐国樞之妻邓氏，尽心侍奉孀居婆母，悉心教养子女，守节四十七载，于道光十三年（1833年）报请旌表。唐国杭之妻龚氏，二十二岁丧夫，身怀遗腹子却矢志守节，倾尽一生抚育孤子，她的坚贞德行，同样被收录进地方典籍。数位节妇以半生坚韧撑起家门，成为全族孝亲守礼的榜样。

在这些前辈人物影响下，唐国枝之子唐学陶谨承族谱“文宗国学、大登朝廷”的祖训，早早走上读书进学之路，最终考取邑庠生（秀才），打下功名底子。身为庠生，他承接父辈遗风，在漏明岩周边兴办乡塾，教化本族子弟与乡里贫寒孩童，延续地方文脉，稳固马家场周边儒学根基。咸丰战乱时，

他统领马家场团练，以漏明岩为屯兵据点，守护周边村落田土，保全一方百姓安宁，成为晚清梁山山西乡重要的乡绅。因其一生功绩，清廷诰封从五品官阶——奉直大夫。唐学陶去世后，与妻子范氏合葬于漏明岩下，那座“明岩锺秀”的石构碑楼古墓，便是他为家族、为乡梓留下的一方丰碑。

“数百年来，我们唐氏崇文尚义、守土尽责的风骨，如同这座岩石一般坚定不移，又如山间明月清辉，代代相传。”唐廷尚缓缓合上族谱，语气悠远。

如今，每逢月明星稀的夜晚，人们发现，明月总会挂在岩上，透过罇缝，月光照亮整片山梁，也照耀着岩下百姓人家。

那岩缝中流出的，早已不是白米，而是一脉清风亮节，穿越百年，依然洞明。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滑石寨一角